

“老艺术家口述历史”丛书

上海音像资料馆 组编
丛书总主编 乐建强 沈小楠
丛书执行主编 李丹青

我的杂技生涯

柴亦文 主编

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“老艺术家口述历史”丛书



上海音像资料馆 组编

丛书总主编 乐建强 沈小榆

丛书执行主编 李丹青

我的杂技生涯

柴亦文 主编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杂技生涯 / 柴亦文主编. —上海: 上海大学出版社, 2020.10

(老艺术家口述历史 / 乐建强, 沈小榆总主编)

ISBN 978-7-5671-3939-8

I. ①我… II. ①柴… III. ①杂技-艺术家-访问记-中国-现代 IV. ①G75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0) 第 174431 号

责任编辑 陈 强
助理编辑 王 俊
封面设计 柯国富
技术编辑 金 鑫 钱宇坤

“老艺术家口述历史”丛书

我的杂技生涯

上海音像资料馆 组编
柴亦文 主编

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)

(<http://www.shupress.cn> 发行热线021-66135112)

出版人 戴骏豪

*

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

江阴市机关印刷服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18.5 字数239千

2020年10月第1版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71-3939-8/G·3141 定价 64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联系电话: 0510-86688678

丛书编委会

总主编

乐建强 沈小榆

执行主编

李丹青

撰 稿

李丹青 陈家彦 陈姿彤 田 虹

陈 娅 柴亦文 马玉娟

丛书总序

致敬前辈 继往开来

岁月如梭，位居长江入海口的上海，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，经过无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勤奋耕耘，历经沧桑巨变，从昔日一个小小的渔村发展成为如今的国际化大都市。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，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、不同地区、不同流派的文化在此交融碰撞，从而形成了海纳百川、兼容并蓄、别具一格、创新精致的海派文化。

在上海城市文化艺术的发展历程中，除了本土的沪剧之外，京剧、昆曲、粤剧、甬剧、锡剧、扬剧、绍剧、越剧、淮剧、花鼓戏等地方戏剧，评弹、相声、大鼓、单弦、山东快书等曲艺形式，以及杂技、木偶、皮影戏等多种演出门类，相继进入上海，它们有的走街串巷，有的登堂入室，有的在民间迁移流转，有的在茶楼戏院进行表演，更有的直接进入了正规剧院，可谓百花齐放，各显风采。

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上海的文化艺术事业飞速发展，发生了与时代相适应的深刻变革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，改革春风吹遍神州大地，上海的文化艺术事业也迈开了新的步伐。各大文艺院团不断探索、积极完善人才培养体系，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深入生活，创作、编排了一大批反映改革发展、富有时代精神的新作品，极大地丰富了人

民群众的文化艺术生活。在此期间,涌现出了话剧《陈毅市长》《商鞅》《秦王李世民》《中国梦》;昆剧《蔡文姬》《司马相如》《游园惊梦》;京剧《曹操与杨修》《贞观盛世》《廉吏于成龙》《盘丝洞》;越剧《三月春潮》《深宫怨》;沪剧《明月照母心》《清风歌》;淮剧《金龙与蜈蚣》《西楚霸王》;木偶剧《哪吒神遇钛星人》《皮影趣事》;杂技《大跳板》《牌技》等一大批优秀作品,门类涵盖各个剧种,内容涉及古今中外,既弘扬了主旋律、突出了正能量,又呈现出多样化的表演风格与艺术风采。

大多数普通观众往往只能看到艺术家们在舞台上的精彩演出,但对舞台之下他们的艺术生涯并不了解。在这些艺术家的成长过程中,他们付出的汗水与泪水,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辛酸与喜悦,他们的感悟与收获,对自己从事了一辈子的事业的热爱与迷恋,他们的信念与坚持,这些正是培养老艺术家们毕生艺术成就的土壤,给予他们艺术创作源源不断的营养。

一则则舞台背后的故事,既绘就了一位位老艺术家的人生轨迹,也将整合为包含各艺术门类创作者心路历程的全景式画卷。而我们口述历史工作的意义也正在于此——一方面,通过对亲历者和当事人口述历史的记录,将为正史增加鲜活的细节和不同角度的观照;另一方面,通过收集老艺术家回忆中的吉光片羽,勾连起他们的艺术人生,再将其传递给更多的读者。而读者们将会随着老艺术家们的讲述,回到那往昔岁月,感受他们曾经的喜怒哀乐,了解那些教科书里学不到的历史。

他们是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批优秀艺术家,见证了祖国飞速发展的沧桑巨变;他们来自不同院团的多种岗位,个个都是业内翘楚,都是我们的老师前辈,由他们谈创作、谈经验,通过发自切身的情感传递,更显生动具体;他们经历过剧种的兴衰沉浮,对整个艺坛有着深刻的认识与思考。通过此套丛书的字里行间,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每个人对艺术的执着与热爱、智慧和涵养,让我们受益良多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：“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。每到重大历史关头，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、立时代之潮头、发时代之先声，为亿万人民、为伟大祖国鼓与呼。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，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，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、共同的理想和精神。”在过去，上海老艺术家们创作了一大批“立时代之潮头、发时代之先声”的优秀舞台作品，教育和鼓舞了一批又一批青年为建设祖国而奋勇前进。如今，接力棒交到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手中，希望青年文艺工作者们能够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的精神，创作出更多“不辜负时代召唤、不辜负人民期待”的文艺精品，向优质文化的高峰不断迈进！

上海市文联副主席
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



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

目 录

杂技团不拿我当女同志用的

——朱建平口述 / 001

鸟儿天空飞过,不留痕迹

——朱文中口述 / 011

杂技是我认认真真干了一辈子的事业

——刘君山口述 / 022

你热爱自己的工作,你就会去琢磨

——刘京洲口述 / 039

一般的苦头在我脑子里都没什么

——祁晓芸口述 / 051

我们这批人能吃苦,也能创新

——芮保罗口述 / 060

每个演员都要爱护自己的艺术生涯

——张训导口述 / 072

功夫不负有心人

——金克敏口述 / 099

在舞台上,始终要精神饱满

——柯慧玲口述 / 112

我对杂技非常热爱

——姚振才口述 / 136

父亲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

——莫少仙口述 / 149

我和杂技的故事

——徐志远口述 / 173

看效果的时候心里特别满足

——徐秀娣口述 / 184

舞美使杂技成为一门综合艺术

——高进口述 / 193

演到极致,那就是成功了

——章连惠口述 / 205

敢于在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上留下脚印

——蒋正平口述 / 210

我喜欢杂技,所以一辈子都献给了它

——谭代清口述 / 226

这是我一生热爱的事业

——潘连华口述 / 242

独辟蹊径,飞向世界

——戴书成口述 / 267

后记:留下一扇记忆的窗户 / 282

杂技团不拿我当女同志用的

——朱建平口述

朱建平，1935年出生，上海人，国家一级演员。1942年加入邱家班学习杂技，1951年随邱家班加入上海市人民杂技团。主要作品有《晃板》《晃球》《造型艺术》《驯虎》等。1953年随上海文艺界赴朝鲜慰问志愿军。1956年随团赴罗马尼亚、匈牙利、民主德国等国演出。1960年《晃球》在上海青年文艺会演中获奖。1963年开始演出《驯虎》。1983年3月，带着节目《驯虎》赴北京和内蒙古、太原演出，引起轰动。后到上海马戏学校任教，1982年获“上海市三八红旗手”称号，1991年荣获“上海市园丁奖”。



采访人：朱老师，您几岁去的邱家班？

朱建平：我去的时候年纪很小，大概七岁都不到，什么事都不懂，父亲把我送过去，就在人家家里住着。七岁能学什么？太小了。等长大一些了，就一点点开始练杂技了。邱家也没有什么大人，有两个儿子，一个练杂技，一个不练，后来又来了一个小姑娘，加上我一个，就我

们三个人在家里练功，拿顶、下腰、压腿，一开始就是练这些基本功。

采访人：请您讲讲小时候练功的情况。

朱建平：邱胜奎老师负责我们的训练，他很严厉。我们在苏州一个公园里面练功，公园的后门有一个大厅，我们就在那里练倒立，他规定了倒立的时间以后，就到茶馆去喝茶了，到了时候他就回来了。日子一长，我们就能估算得出他什么时候回来，所以他一走我们就下来了，一看时间要到了，我们再上去。等他回来看到我们一个个都倒立得蛮好，还挺高兴的。但是时间一长，被他发现了，因为倒立这么久，你们怎么没有累的感觉？一下子就发现了，一发现就挨揍了。哪有小孩这么听话的？大人不在还老老实实地练，不会的。后来我们就不敢了，因为要挨打的。这样子一点一点地锻炼出来，等大一点以后，逐渐练成节目了，就慢慢地开始演出了。那时邱家班在苏州专门演堂会，就是老人过生日、年轻人结婚、小孩出生或者过周岁，请我们去演堂会。

采访人：邱胜奎老师他平时演出吗？

朱建平：他是表演“古彩戏法”的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我们到了上海，在国际饭店演出。那个时候我们的节目也已经成形了，比方说有《板凳顶》《滚杯》《地圈》。《滚杯》是一种柔术节目，四肢、额头、嘴，托着由许多玻璃水杯摞成的水晶塔。《地圈》就是将圈竖着叠起来，大家



苏州邱家班时期的朱建平

以轻巧的穿越技能，在圈中进出往返，表演各种动作。后来上海市人民杂技团成立，他就带着我们一起加入了杂技团，当时有不少人，邓家班、邱家班，还有李殿起、李殿彦、王玉振、申方明、申方良兄妹四人，他们是从南洋回来的。建团的时候大概五十人不到。团长是文化局派过来的潘全福。

采访人：到了人民杂技团，训练状态有什么不一样吗？

朱建平：到了人民杂技团可以混合搭配了。比方说我的节目需要一个男孩，他不是邱家班的，而是王玉振的徒弟刘君山，我们就可以一起配合训练和演出，节目更加精彩些。

采访人：您那个时候主要是演《晃板》？

朱建平：主要是《晃板》，《晃板》这个节目好像是到了杂技团才有的，以前我们没有这个节目，不知道谁想出来的这个创意。下面是一个长的圆筒，一块板放上去，底座站在板上，人要保持平衡，我头顶上面站一个人再表演动作，两个人还不能掉下来。后来日子长了，就变成三个人了，一个底座，两个尖。

采访人：《晃球》跟《晃板》名字听上去差不多，是一回事儿吗？

朱建平：不是一回事。晃板的下面是一个长的圆轱辘，要晃也就是两边晃。晃球就是一个球，四面都会动，一不行就会滑出去，球上面再要搁块板，人还得站住，这个难度就高了。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提倡艺术创新，尤其杂技表演，我们也看了外国的杂技节目，主要是苏联、东欧社会主



1951年建团初期的《晃板》，底座为朱建平，尖子为刘君山

义国家的杂技团的节目，借鉴他们的东西，在里面加一些自己的技巧。田双亮在国外看到过这个节目，他跟我说，你可以试试。我们说晃板已经不容易了，晃球难度更大。

采访人：您是怎么练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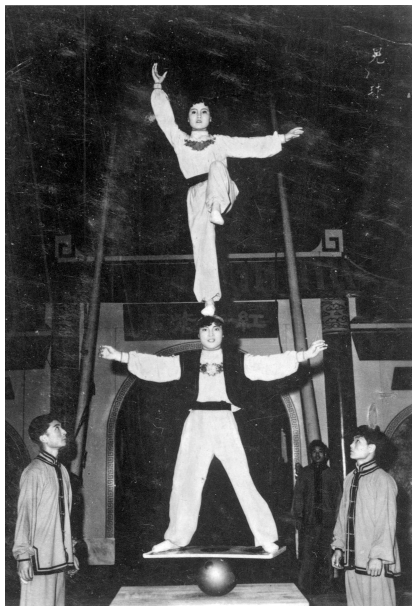
朱建平：只有多练，先扶着东西练，要摔也就是在原地摔，不会摔到很远。因为我有晃板的基础，有腿部力量和平衡感，时间长了就站住了。

练好站稳了以后，我上面还要再加一个人，两个人就更困难了。因为我脚下是个球，本身就在晃悠，上头再站个人，既要掌握上面的平衡又要掌握下面的平衡。《晃球》这个节目当时只有上海杂技团有，别家没有。中国杂技团只有《晃板》没有《晃球》，因为难度太大。你要把难度再发展上去也很困难，所以只有两个人表演，我和一个学生。那个时候杂技团已经有学馆了，我把学生叫过来一起演的。《晃球》

这个节目在1960年青年会演时就得了奖。

采访人：1953年您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，在朝鲜演出时有遇到危险吗？

朱建平：我是1953年3月去的，在朝鲜待了八个月，到年底停战以后回来的。我们大概是属于第三批去朝鲜的，我和刘君山两个人搭档表演《晃板》。我们晚上就睡在防空洞里，那个时候人小，什么都不懂，也不知道害怕。有的时候外面飞机在轰炸，志愿军都坐着不动，我们也照常演出。



1960年上海青年文艺会演节目《晃球》，底座为朱建平

后来说不行了，飞机轰炸太危险了，就停下来不演了。

采访人：1956年您参加出访东欧的演出，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？

朱建平：那次演出我们去了差不多整个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，罗马尼亚、波兰、匈牙利、民主德国。他们先来中国访问演出，然后中国艺术团回访。我们是坐火车去的，因为之前飞机出过事故，所以艺术团没有坐飞机而是坐火车。等到我们的演出任务基本要完成了，发生了“匈牙利事件”，当时我们正好在布达佩斯停下来休息，中国外交部就把我们带到了苏联的莫斯科，在那里碰到了上海京剧院的出访队伍，是周信芳院长带队到莫斯科演出，我和我爱人在苏联碰的头。那会儿我们俩刚结婚，刚结婚一个礼拜就出国了，结果在苏联又碰到了。

采访人：人民广场的大篷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？

朱建平：1958年我们开始在大篷演出，训练也在那边。如果人民广场第二天有游行活动，那么当天晚上演出结束后马上就要把大篷拆掉，第二天游行完了再搭，是蛮累的，而且都是我们演员自己装台。有的时候拆完了没地方睡觉，只能躺在地上，游行完了马上就要搭起来，晚上还要演出。春节的时候最多一天演了五场，早上起床，把一天要吃的东西带好，那时候也没有食堂给你做饭，挺艰苦的，但是没人喊苦，也没有人提条件，一个都没有。

采访人：您什么时候开始驯兽的？

朱建平：好像是1955年，先驯狮子，后来驯老虎。那时候提倡创造新节目，有人建议是不是驯点动物，领导说好吧。最早是驯狗、驯猴子这些小动物，然后就想驯大型动物。因为大型动物只有西郊公园有，杂技团跟他们商量第一批先驯狮子。狮子小时候像猫一样大。我驯动物之前已经有一个女同志在驯了，但是缺一个帮手，领导就把我调过去帮着她一道驯。“文革”期间就不让搞了。“文革”以后，我的搭档被调到外地杂技团了，剩我一个人没法演了。我师父说你到学馆来当老师吧，



朱建平驯狮

你不懂我教你。我说我不当老师，我当老师不行。后来团长说驯老虎没人，你去吗？我说去就去吧，就那么一句话，我就到动物组驯老虎去了，那时候我已经46岁了。

采访人：之前您驯过狮子，再驯老虎，是不是比较容易上手？

朱建平：驯狮子的时候主要是配合别人，这次驯老虎是我一个人单独完成，以我为主了。从西郊公园拿来的小老虎，我把它慢慢养大。开始我到西郊公园去

跟它们熟悉，公园里的饲养员把它们牵出来，我每天到公园里和它们玩，熟悉了以后，我就带回杂技团开始训练了。它们刚拿来时就一点大，两只小老虎，都是我们自己喂的，动物园会告诉我们给它们吃什么、吃多少、怎么吃。小的时候还蛮可爱的，就像养个小猫小狗一样，大了以后不行了。

采访人：它们跟您亲吗？

朱建平：亲的。亲归亲，但是人总归要防它一手，毕竟是老虎，它咬你一下蛮厉害的，它是咬着玩的，但是你受不了的。跟我最亲的那只老虎就是峰峰，比较温和，所以我演的喂老虎吃饭、跟它亲嘴什么的，都是跟峰峰演的，它还会跟我撒撒娇，舔舔我。另外一只老虎凯罗就不行，脾气坏。

采访人：您是在慢慢训练的过程中发现它们性格差异的吗？

朱建平：接触时间长了就熟悉了，晓得哪一只老虎脾气比较好，你教它学东西学得快，它脾气好你也容易跟它接近，你越跟它接近，它也

越跟你亲近。

采访人：老虎“跳圈”“踩球”，这些动作是怎么训练的？

朱建平：饿的时候驯它，驯的时候棍子上插一块肉，看见我有肉它就跟我走，今天让它坐在凳子上，坐好了我给它吃块肉，它要吃就要听指令，形成条件反射。

采访人：训练的时候有什么保护措施吗？

朱建平：没有什么保护措施，我们手里就是一根鞭子，还有一根电棒。不过电棒一般不用的，你用电棒它以后看见你就害怕了，就不听你的了。

采访人：您给它指令它能听懂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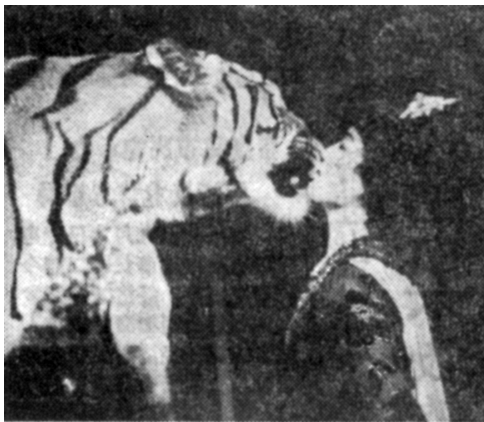
朱建平：时间长了它听得懂，你喊它名字它也晓得。一喊它名字它头就回过来了，跟养小猫、小狗一样，老虎就是比较凶，实际上也一样的。

采访人：我们看到您和老虎表演的“衔肉喂虎”，觉得非常惊险。

朱建平：我把肉叼在嘴里它会过来舔掉，有一次它咬到我的下巴，虽然没有咬破，但毕竟是这么尖利的牙齿，万一它一用劲，会把我的下巴颏给咬掉的。所以后来这个动作我就不演了。

采访人：您和老虎相处中还有什么小故事吗？

朱建平：有一次峰峰发高烧演出，高烧很厉害，也不吃东西了。还好演出前就发现了，它病得都起不来了，后来要上场了，它好像知道自己要注意形象一样，



朱建平表演衔肉喂虎。

本报记者 刘定传摄

◇ 李江
◇ 庭礼
本 报
记 者
倪 旻

1984年9月7日上海《文汇报》报道朱建平表演“衔肉喂虎”



朱建平和老虎峰峰

一下子打起精神来，很感人的。演完以后，我跟兽医两个人都陪着它，守了它一晚上，给它打针。第二天好了还照样演出。

采访人：您拍电影还受了伤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朱建平：我受伤是在拍一个纪录片的时候，导演要我驯老虎跳圈。



《老虎钻圈》

我手里拿了个大的圈，让老虎从圈里跳过去，拍完一条，导演说再拍一次，没想到出事情了。跳第二次的时候，老虎用劲用小了，它可能觉得够不到对面的台子，半空中想借个力，我的头正好在它爪子下面，它的爪子一搭我的头，我眼睛附近就被抠了一个洞，血一下子就流出来了。马上把老虎关起来，把我送医院。它只是想搭一下借个力，但是人给老虎搭一下哪儿受得了。它这个爪子平时是缩在里面的，非常尖利，要用劲了就会伸出来，它轻轻搭了我